

地方感與無地方性：南洋大學時期的 蘇雪林——兼論其佚文〈觀音禪院〉

蘇偉貞*

摘要

蘇雪林(1897-1999)是在1964年9月至1966年2月跨境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停留期間，以日記及小說敘事，紀實與虛構交相疊映南向星洲教學—文學—生活座標。相較蘇雪林此時期小說創作的虛構成分，日記呈現的「生活事實」十足疏離，反映了流動的窘困與無感，質勝於文，文學史的意義勝於文學價值。

人文地理學者 John Agnew 認為地方 (place) 標示出以「經驗」為機制的主客觀空間感及時間感，Tim Cresswell 申述地方對人們具有意義，主要由生活事實、生活經驗、時間組構生成，E. Relph 進一步論證生活事實緣於對一個地方抱持真實的態度，可解為地方感，是疏離的對立面，形構了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無地方性 (placelessness)。以上論述地方感之式例，是本文探討蘇雪林南向星洲託寓日常生活發為書寫很重要的視角與依據。值得一提的是，蒐集整理蘇雪林南大時期海外發表的作品過程，意外發現蘇雪林刊於星洲《蕉風》雜誌上的小說佚文〈觀音禪院〉，小說出土，成為佐證蘇雪林跨境現象最具說服力的文本，擴大了1960年代文人南向南洲的參數。本文因此有意從地方感—無地方性角度切入，以蘇雪林作為文人南向跨境書寫的案例，進行探討，並兼論〈觀音禪院〉在南大期間發表的意義。

關鍵詞：蘇雪林、南洋大學、《蕉風》、〈觀音禪院〉、地方感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Sense of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Su Hsueh-Lin——“Guanyin Zen Temple”

Su Wei-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Su Hsueh-Lin (1897-1999) was invited to teach in Nanyang University from September 1964 to January 1966. During the period of time of her oversea, cross-country stay, her diary and novel presents the mirror images of kaleidoscope between reality and fabrication and also directs the location of humane geography. Her writing also corresponds to the statement of John Agnew, who indicates that “Sense of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stems from the subject/objective emotion attachment.

In addi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posing this paper, I accidentally found that “Guanyin Zen Temple”, Su Hsueh-Lin’s paper, with the pseudonym of Sea Cloud, is full of dialectical statement of legacy for literature and can be intertextualized with her diary. Both indicate her plight of under-appreciation and teaching across the foreign country in such age.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Su Hsueh-Lin as a study of across-the-country writing and the meaning of “Guanyin Zen Temple” published in Nanyang University.

Keywords: Su Hsueh-Lin, Nanyang University, *The Chao Foon Monthly*, “Guanyin Zen Temple”, Sense of Place

地方感與無地方性：南洋大學時期的蘇雪林——兼論其佚文〈觀音禪院〉

蘇偉貞

若問我什麼時候開始寫作，真有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感。倘使不算文白韻散，把歷史追溯的早一點，則第一部日記，可算是開筆，也算是我踏上寫作生涯的第一步。¹

我那篇小說即題名「觀音禪院」。用意在關門放火是很危險的事，不可嘗試。這篇小說是象徵筆法，寓意何在，讀者自知。這篇小說在《蕉風》上發表後，黃崖遂寄我一份，我剪下保存，五十四年（1965）底，我續假半年期滿要回臺灣，收拾行李太匆忙，竟將它當做廢紙拋卻了。²

一、前言：跨境·流離·文學事件

蘇雪林（1897-1999）在1964年9月11日隻身從香港颱風天轉機飛往星洲南洋大學執教，時年六十五歲，她在新加坡停留一年七個月，於1966年2月26日匆匆離開返臺。³

細數蘇雪林一生，有數個跨境遷徙經驗，第一階段為1921年往法國里昂中法學院求學，此次移動從蘇雪林曾言為了「逃避『嗚呼蘇梅』事件所加於我精神上的壓迫」⁴，得知之前她因與易君左、羅敦偉打了一場筆墨官司遂興遠行⁵，而這次事件

¹ 蘇雪林：〈卅年寫作生活的回憶〉，《我的生活》（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頁143。

² 蘇雪林：〈赴星洲任教南大〉，《浮生九四》（臺北：三民書店，1991），頁222。

³ 蘇雪林是在1966年2月23日未獲南大聘書，她與徐佩琨、李亮恭等十一、二位六十歲以上教授都未接到聘書，面臨二月底居留屆滿，便立即整理託運行李訂機票離境。見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五冊）》（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1999），頁27。

⁴ 1921年謝楚楨《白話詩研究集》出版，邀請胡適推薦，胡適拒絕。謝楚楨遂轉請易君左替其造勢，

亦導致蘇雪林自法歸國後以字代名，改蘇梅為「蘇雪林」。⁶第二次流離為 1949 赴港。這次事件源自蘇雪林 1936 年 10 月魯迅辭世，蘇雪林發表了〈致蔡子民（蔡元培，字子民）先生論魯迅〉、〈與胡適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暢論反魯反共，批判魯迅心理病態、左派文人捧為聖人等等言論，反被胡適規勸「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而自覺「文藝界便視我為異端」，及至 1949 年 4 月國共會談失敗，國民黨節節失守，蘇雪林暗忖「以我過去反魯反共的歷史，是非走不可。」⁷此為她起心動念往香港編《公教報》、《時代學生》原委，同時也為日後其出版《我論魯迅》之源頭。⁸然行前蘇雪林不免踟躕猶豫，再度拜望胡適，這是繼〈與胡適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之後，轉由文化動態尋求靜態學術同盟，遂請教《崑崙之謎》、《天問》研究途徑，偏偏胡適「頗不以為然，以為不合科學方法。」⁹蘇雪林於是在 1949 年 5 月 5 日快快赴港繼續另一程行旅。事實上，胡適的回應，蘇雪林料不意外，早在她任教武漢大學時期，從伊甸園四河發想屈原《九歌》、《天問》的四水同脈，而發表〈屈原天問中的舊約創世紀〉¹⁰，當時的文學院長楚辭專家劉永濟及中文系古典文

易君左聯合了一些文壇名人如李石曾、彭一湖在《京報》上聯名撰文，對《白話詩研究集》大加讚美，時在文壇初試啼聲的蘇梅（字雪林）於《京報·女子週刊》撰文批評。易君左接著化名 A.D 寫反駁文章，刊在羅敦偉主編的《京報副刊·青年之友》上，蘇梅復在《女子週刊》回應：「A.D 這篇文章一定是易家鉞作的，至少也有很多易家鉞的成分在，正像英文中的 DOG=狗，A.D 一定等於易家鉞。」代換易君左是狗。於是易君左又寫〈嗚呼蘇梅〉仿蘇梅詞句，反問：「蘇女士你認 A.D 的文章中間至少有易家鉞的成分，我且問你：假定我說你的文章中間有別人的成分，行嗎？」文後括弧中寫：「假定說你身體中有別人的成分，行嗎？」整起事件急轉直下為辱罵女性。胡適極為不滿，批評〈嗚呼蘇梅〉一文不顧事實，不講道德，提出質疑，易君左的朋友在報上刊登啟事，要求易君左拿出證據未果，京報只能一直保持沉默。轉引自胡丹、樓寧：〈一位謹慎、務實的批評者——胡適媒介批評話語實踐與思想特色〉，《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jour.cssn.cn/xwcbx/xwcbx_xws/201312/t20131218_912013.shtml（2014 年 10 月 8 日上網）。

⁵ 羅敦偉 1956 年寫〈崑崙之謎〉談蘇雪林著作《崑崙之謎》頗多好評，後收入蘇雪林研究重要文獻《慶祝蘇雪林教授百齡華誕專集》。見羅敦偉：〈崑崙之謎〉，成功大學主編：《慶祝蘇雪林教授百齡華誕專集》（臺南：成功大學中文系，1995），頁 171-173。

⁶ 蘇雪林：〈關於我的榮與辱〉，《我的生活》，頁 243-244。（235-251）

⁷ 以上見蘇雪林：〈勝利復員〉，《浮生九四》，頁 150、155。

⁸ 相關評論魯迅的篇章和蘇雪林日後新寫觀察魯迅的文章總結為《我論魯迅》在 1967 年出版。蘇雪林：《我論魯迅》（臺北：文星書店，1967）。

⁹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一冊）》，頁 103。

¹⁰ 蘇雪林：〈開始屈賦的研究〉，《浮生九四》，頁 134。

學專業教授對蘇雪林因靈感而展開的楚辭研究，「一向視為野狐外道」。¹¹這次香港作為轉口，給了蘇雪林重探屈賦問題的機會。然已是中年的蘇雪林在港工作、居住幾經周折，屈賦研究亦處處碰壁，她重拾屈賦本源在海外的執念，於 1950 年秋由港再度轉往法國蒐集資料，希望研究有成出一口氣。¹²是為第三次跨境。

第四次移動則在 1952 年由法洄游「新故鄉」臺灣。蘇雪林在法期間雖搜覓一些神話書籍與資料，卻無法解決屈賦問題，加以對法國華人男女留學生傾共「勢力張甚」不以為然時有爭紛¹³，遂興思離開，於是寫信給武漢大學前校長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王雪艇求助，由羅家倫、張道藩以私人名義籌措五百美金寄她購船票¹⁴，才於 1952 年 7 月 28 日「回」臺。先應聘臺北師範學院（現師範大學）專任，再於 1956 年南下成功大學任教至退休，期間她於 1964 年南旋星洲，這也是她最後一次跨境。這次驛動表面上是休假，事實是 1962 年 2 月 24 日胡適辭世，蘇雪林一口氣寫了七篇「悼大師話往事」，展開了與劉心皇、寒爵的「擁魯（迅）」、「反魯」、「反共」筆戰，埋下了出走的主導線。換言之，蘇雪林幾次跨境背後多少都有事件滋生。

上述蘇雪林的經歷，不僅反映了亂世文人的際遇，從臺灣出發，伊時星洲文風鼎盛，亦擴大了華文文學的視野與路徑，出身馬來西亞的學者張錦忠便言，文人南渡，形成「五、六〇年代馬華文學的多樣性」。¹⁵這樣的地區錯位交流和臺灣政府的僑民教育政策有關，相對提供了「華人社會的中華屬性碰撞的空間」。¹⁶說來南向星洲的跨國流動自甲午戰以降至國共分據，新舊文人黃遵憲、辜鴻銘、丘菽園、郁達夫、饒宗頤、潘重規、高鴻縉等，絡繹於途，時至今日臺灣如衣若芬在新加坡南洋

¹¹ 蘇雪林：〈勝利復員〉，《浮生九四》，頁 146。

¹² 蘇雪林：〈談寫作的樂趣〉，《蘇雪林自選集》（臺北：黎明文化出版，1975），頁 93。

¹³ 蘇雪林：〈再度赴法〉，《浮生九四》，頁 174。

¹⁴ 蘇雪林：〈再度赴法〉，《浮生九四》，頁 177。

¹⁵ 張錦忠研究計畫〈文學離散與馬華文學的寫實主義〉（2006.9-2007.12）摘要。網址：

<https://www.google.com.tw/webhp?sourceid=chrome-instant&ion=1&espv=2&ie=UTF-8#q=%E5%BC%B5%E9%8C%A6%E5%BF%A0++%E6%96%87%E5%AD%B8%E9%9B%A2%E6%95%A3%E8%88%87%E9%A6%AC%E8%8F%AF%E6%96%87%E5%AD%B8%E7%9A%84%E5%AF%AB%E5%AF%A6%E4%B8%BB%E7%BE%A9>（2014 年 10 月 7 日上網）。

¹⁶ 張錦忠：〈文化回歸、離散臺灣與旅行跨國性：「在臺馬華文學」的案例〉，收入張錦忠、李有成主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0），頁 540。

理工大學任教，馬來西亞李永平、林綠、張錦忠、李有成、黃錦樹等馬華作家學人仍在跨國流動，「彷彿離散果真有其宿命性」。¹⁷

梳理蘇雪林的南渡本來單純，先主要是「現實」薪水考量，後來因為筆戰，才增添了文人「流放」的色彩。其時中國鎖國，香港、南洋於是成為作家延續、擴大作品發表重要的文化場域，香港南來作家的世變下的書寫，我已在〈不安·厭世與自我退隱：南來文人的香港書寫——以1950年代為考察現場〉¹⁸等論文有探討，這裡不再括述，就單一概視南洋文學場域，相對臺灣不少作家在星馬報刊的活動力，蘇雪林似不像同代作家謝冰瑩、覃子豪或與她同時在南大任教的孟瑤及之前任教南大的同代作家凌叔華（1956年5月至1960年4月）甚而在星出版散文集《愛山廬夢影》（1960）的作品密集發表或轉載。為鈎沈蘇雪林旅星期間的文學表現，於是搜尋蘇雪林南大任教時期的報刊雜誌，這才意外的在《蕉風》雜誌發現了蘇雪林生前多次於日記¹⁹或傳記《浮生九四》提到的佚文〈觀音禪院〉，是難得的收穫。耐人尋味的是，或許怕再生事，此文署名「海雲」，有著浮雲海角意味。進一步細究〈觀音禪院〉充滿對正統的辯證與寓意，分明回應劉心皇的變形之作，小說出土，成為佐證蘇雪林跨境主要受制於筆戰事件最具說服力的文本。前文談到「星洲文風鼎盛」，由1950、60年代，南洋華文文學引進現代主義觀念和吸納現代主義作品十足著力，《蕉風》、《學生週報》、《椰子屋》居功不小。²⁰ 1949年國共政權易幟，《蕉風》較之南洋其他刊物更多篇幅發表流亡大陸境外作家如易君左、孟瑤、錢歌川、李金髮、司馬桑敦、張愛玲、聶華苓等作品，甚至1950年代後在臺灣崛起的郭良蕙、葉珊（楊牧）、痲弦、童真、蔡文甫、白先勇等亦不時有文章刊登。見證了小規模的華人地區

¹⁷ 張錦忠：〈文化回歸、離散臺灣與旅行跨國性：「在臺馬華文學」的案例〉，收入張錦忠、李有成主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頁540。

¹⁸ 蘇偉貞：〈不安、厭世與自我退隱：南來文人的香港書寫——以一九五〇年代為考察現場〉，《中國現代文學》19（2011.6），頁25-54。

¹⁹ 蘇雪林相繼在1964年1月22日、1964年11月12日、1964年11月16-18日、1964年12月17-18日提到〈觀音禪院〉。見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154、285、285-287、頁299-300。

²⁰ 許文榮：〈馬華文學中的三位一體：中國性、本土性與現代性的同構關係〉，收入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主編：《馬華文學與現代性》（臺北：秀威資訊公司，2012），頁26。

跨境書寫史，彰顯了不安定的時代，將離散的概念從身體連結到文字書寫（張錦忠詞），是多數作家追求的目標，而蘇雪林的對應姿態往往疏離且脫節，本文因此有意將蘇雪林作為文人跨境南洋書寫的案例，予以探討，並兼論〈觀音禪院〉在南大期間發表的意義與寫作背景。

二、從臺灣出發的流離

動盪之年頻頻流離，可以這麼說，蘇雪林是以自身跨境經歷見證了亂世與文學史之間的流動性。譬如，寄寓獅城，陰錯陽差，她親身經歷了新加坡三個重大歷史事件：一是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聯邦宣佈獨立；二，馬來西亞干預新加坡與印尼建交；三，目睹南大學潮過程。異質時空與文化想像的交錯視角，一般而言，足以提煉獨特具地方成分的個體生活經驗。觀察蘇雪林以日記敘事，萬花筒似的碎片，記錄了家居、教學協商、文人往來、書寫等生活事實，投注以客旅、教學、出遊、觀影、創作……意義，的確疊架出一張其南洋路徑的基本座標。人文地理學者阿格紐（John Agnew）認為地方（place）與空間（space）相互定義。地方標示出以「經驗」為機制的主觀的空間感及時間感，傾向安全、穩定、靜止；空間則相對抽象、開放、客觀、動態。²¹Tim Cresswell 認為地方對人們具有意義，主要由生活事實、生活經驗、時間組構生成「某種方式依附其上」²²，換言之，「生活事實」是呈顯地方感重要的元素，展開房間、教室、電影院、公園等物質形式「實體」的想像，定位一己「置身那兒」的感知。²³但蘇雪林選擇記載日記事件的視角，傳遞的生活事實卻是令人困惑的，或許微近晚年，她的行旅紀事，十足瑣碎反複，主要重點在「搵錢」

²¹ 援引自〔英〕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定義地方〉，《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頁 14-17。

²² 〔英〕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定義地方〉，《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19。

²³ 〔英〕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定義地方〉，《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15。

接濟大陸親人。²⁴其實蘇雪林《浮生九四》已述及，早在 1954 年南洋大學赴臺覓才，同輩學者潘重規與她皆列名，她怕南洋氣候不適合，於是推薦旅居英倫的武漢大學時期並稱珞珈三傑的凌叔華自代。²⁵但是 1961 年 7 月舊友高鴻縉應聘南大，蘇雪林又請他探問南大可否再聘事。²⁶待蘇雪林與劉心皇、寒爵的筆戰愈演愈烈，劉心皇分別在 1963 年 5 月、12 月出版《文壇往事辨偽》、《從一個人看文壇說謊與登龍》²⁷，以真偽、心術為主題，火力全開批蘇，蘇雪林深受刺激之餘²⁸，再三謀求支援，甚至由臺南北上：一，見蔣經國；二，約會女作家；三，招待各報記者；四，促國民黨以黨紀裁制劉心皇。此行同時與文壇政治要人胡秋原、曾寶蓀等求助皆無果。²⁹憤極之餘，愈發積極與南大接觸。可以這麼說，接濟親人先已埋下南向念頭，劉、寒筆戰，加重了她「換換環境」的決心。³⁰上述事件構成了蘇雪林「遠赴星洲求得身心寧靜，避免險惡的風波。」³¹之總合。

²⁴ 之前臺北師範大學文字學重要學者高鴻縉（字笏之）應聘南洋大學，1963 年 6 月 18 日突然客途病逝，蘇雪林深有所感：「高笏之先生突然病逝，……以錢故遠赴南洋，終以年老，氣候不習慣而死，遺著未成，誠可惜也，亦我鑒也。」見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 80。另 1965 年 9 月 26 日記：近來心緒煩躁，想明年在此再留一年，則成大不見得肯再允假，屋子保不住，回去，則大陸親人之接濟勢將不能繼續，故此躊躇不定，使心理失其安寧，總之若余是一年富力強之人，則當然以在此「搵錢」為上，無奈太老也。見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 428。1963 年臺灣的大學教授薪俸見 1963.1.23 蘇雪林日記為新臺幣 1862 元。見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 10。但蘇雪林另領有長期科學會研究費每年約 18600 元，每月大致有 1500 元，與薪俸相加，每月應有 3300 元。見 1963 年 7 月 31 日記，見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 93-94。依《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 338 所載，南大薪資每月新幣 800 元，以當時 1 星幣合臺幣 14 元換算約為 11200 元，是臺灣所得約 3.4 倍。

²⁵ 蘇雪林：〈赴星洲任教南大〉，《浮生九四》，頁 212。

²⁶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三冊）》，頁 235。

²⁷ 劉心皇：《從一個人看文壇說謊與登龍》（臺北：自印，1963）。劉心皇出書大登廣告，1964 年 1 月 10 日蘇雪林日記記載「精神不免受刺激，血壓上升，頭目昏眩」，已有意以此題材寫成小說，同時更積極謀求香港中文大學、南洋大學教職。小說事暫無進度，在於 1964 年 9 月赴星後不久後的 1964 年 11 月 12 日日記才再度提起「看西遊記觀音院一章，動筆寫了三四百字。」見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 154、285。

²⁸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三冊）》，頁 352。

²⁹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 122-123。

³⁰ 蘇雪林：〈我的教書生涯〉，收入氏著，陳昌明主編：《擲鉢庵消夏記——蘇雪林散文選集》（臺北：印刻文學生活誌出版社，2010），頁 101。

³¹ 蘇雪林：〈赴星洲任教南大〉，《浮生九四》，頁 213。

身處動亂往往時代所然，但一己移動，蘇雪林雖自言「是一個沒出息的重土安遷的人」，卻是餘波盪漾，南大申請過程已有眉目，卻在起程前 1964 年 7 月 21 日接信，「謂南大大變，前途吉凶難卜。」³²覺得赴南洋是一場虛話，繼於 1964 年 7 月 26 日閱報「新加坡馬華衝突……殊為可駭」³³，雪上加霜的直間接影響了蘇雪林對星洲歸屬的疏離，因此關於這場大變的時空背景，有必要加以釐清。根據馬來西亞拉曼大學許文榮〈文學跨界與會通：蘇雪林、謝冰瑩及鍾梅音的南洋經歷與書寫〉解析，所謂大變指 1963 年 9 月 22 日李光耀政府褫奪南大創校人陳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權，「從此牢牢掌控南洋大學的發展方向，要把南大改為英文體制的大學，故友人建議她到另外一所學院服務。」此說時程上似不符，推論宜乎為 1963 年 9 月新加坡大選的「秋後算帳」，因大選時南大學生會支持李光耀的對手華社為主幹的社會主義陣線，不意李光耀大選獲勝掌權，政府隨即在校園展開逮捕行動，終在 1964 年 6 月 27 日封閉南洋大學學生會，莊竹林副校長於 7 月 1 日請辭，劉孔貴代理校長，大變應指封閉南洋大學學生會及莊竹林副校長請辭。所謂前途難卜，因蘇雪林之前交涉南大事皆與莊竹林聯繫。總之蘇雪林正焦慮不安，1964 年 8 月 3 日南大臨時主席劉孔貴來信請蘇即辦手續啟程赴星：「南大為改組糾紛上課延期，八月底到尚趕得及也。」說明了大變指改組糾紛。事情發展急轉直下，南向成真，蘇雪林反而「愈覺景迫桑榆，心情極端惡劣。」³⁴想來或是疲於流徙移動，或是世變無常累積了敏銳感知，意外地預示了她此行的不順遂。根據南大校友、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創系主任李元謹敘述，南大學生會是當時華校最高學生組織，關心華文問題一向責無旁貸，學生會與政府的關係惡化，之前之後的對抗，形成教育與政治的角力，加速政府改制南大由華文而英文體制的腳步，牽動日後蘇雪林教學、生活與埋下南大不續聘動因，這恐怕是蘇雪林始料未及的。

³²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 229。

³³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 232。

³⁴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 235。

三、相似性：地方感與無地方性

表面上，蘇雪林就與劉心皇筆戰求助曾寶蓀未果，一步一步將自己推向了南洋，但蘇雪林確定南向後，向曾辭行，兩人互動，印證了她並無與星洲建立長久真實關係的打算：

曾（寶蓀）聞余赴南洋，以為係劉某誹謗事，余笑云此事久忘矣！曾又云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勸余早歸。³⁵

歷經流動，曾寶蓀道出了家園的真諦，亦即生活事實才是感知地方最重要的因素，其中精義，人文主義地理學者瑞爾夫（E. Relph）《地方與無地方性》由海德格的「寓居」（dwelling）概念發展出一個關鍵詞：真實性（authenticity）可做為論證的基礎。何謂生活事實？瑞爾夫認為是對一地抱持真實的態度，指向了地方感，是疏離的對立面。曾寶蓀作為蘇雪林好友怎會不知蘇雪林生活習性，才有「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之言，這是「地方與無地方性」的關鍵，而「早歸」，正是轉換「真實—離」、「地方—無地方性」的任意車。若沒有「早歸」之行動，久待後引出的彈性疲乏地方感，無可迴避的牽引出 Tim Cresswell 所謂的「地方不僅「看起來很像，感覺相似，還提供了同樣枯燥乏味的經驗可能性」³⁶內在，是為「無地方性」。本文不拒瑣細，反複引述檢視蘇雪林此時期創作、生活內容、日記，皆提供了上述所謂「看起來很像」枯燥乏味的經驗內含物，與她在臺灣家居生活細節望彌撒、看報、觀影、寫信、裁縫生活，真是「看起來很像」，彷彿沒有離開，印證了蘇雪林的「真實—疏離」、「地方—無地方性」之公式：

（1963年3月17日）早起，赴學生中心望彌撒一台。……回家，看看報紙，提早午餐，餐後與大姊乘三輪到延平戲院。³⁷

（1963年4月28日）上午到學生中心望過彌撒，回家。覺腹中不餓，未進

³⁵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251。

³⁶ 轉引自〔英〕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的系譜〉，《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74-75。

³⁷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4。

早餐，看報，也看了點埃及神話。……下午睡起，與大姊僱三輪赴光華戲院看江山美人，此片名氣甚大，多人稱道，及親目看過，乃知欠佳：論人才有林黛、趙雷、王元龍、唐若菁；論佈景堂皇富麗，光線、色彩都佳，可惜結構則糟不可言……³⁸

(1964年8月18日)今日微雨。看報後，即赴西門站，先定尼龍帳，命下面接布尺許，又購麻索四十八元，看電鍋一個，……下午睡起，雨勢漸大，氣候悶熱，與大姊繞新購綿線成團，送電鍋與皮箱者陸續到。寫信二封。³⁹

由以上記錄可知，和在臺灣一樣，蘇雪林的星洲家居生活萬流歸宗，不離看報、寫信、備課、裁縫項目，並且望彌撒之後的電影行程如舊：

(1965年4月4日)上午八時一刻，搭車赴八條望了一台彌撒，……午餐畢，與郭赴好來塢看《天仙配》，情節與邵氏李翰祥可說大同小異，人物之漂亮則不如遠甚。余不知即李片在前抑此片在前？若此片在前則邵李抄襲它，若在後則此片抄襲邵李也。⁴⁰

(1965年6月13日)上午看報畢，換衣下坡，在八條望彌撒一台，……轉到小坡，幸時間尚不晚，看了一場《無影凶手》，殊不甚佳！⁴¹

(1964年12月9日)今日上午在家寫賀卡，所購十元賀卡也差不多用完，赴圖書館取信，得經元信，又陳碧美要偕羅紹鈞來，不免要留一飯，今日在圖書館看胡先生征四(西)寇及水滸後傳序。下午睡起，寫信，下午做裁縫。⁴²

蘇雪林雖重土安遷，尚不乏遊興，下述前二段為臺灣記遊，第三段為新加坡行旅。有趣的是，臺灣和新加坡旅遊互為經驗映照，蘇雪林日記潛意識地為兩地做出比較，凸顯了蘇雪林的視角無變化：

(1963年11月3日)上午七時到大門口，豈知挨到將近八時始出發。車為坐臥兩用之豪華遊覽車，可乘六十餘人。行一小時許抵尖山埤，其地有人造

³⁸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54。

³⁹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241-242。

⁴⁰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48。

⁴¹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78。

⁴²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296。

之湖甚大，其正中有一山，汽艇遊其中，團團轉轉了卅五分鐘，亦云大矣。若無山，則湖面之闊，當有日月潭之大小。⁴³

(1964年11月15日)今日為本校中文系郊遊之日，九時半分乘大、小汽車兩輛出發，共十五人。先參觀海濱造船廠，工程皆宏偉，繼遊胡文虎、文豹別墅。……赴海濱飯店吃飯，日光雞甚香脆，海景亦雄闊。繼遊電臺，在一山頂，為全星洲最高處，整個星洲在於眼下誠為美麗，余覺星洲之美遠勝臺灣，臺灣僅一日月潭不錯，其他如阿里山、關子嶺等均無足觀。⁴⁴

除了流動性行旅，或者是怕冒犯前輩，一般較少提起蘇雪林飲酒的興致，我認為這也是人情之常，蘇雪林好飲，無分烏梅、茅台，下述之飲，分別發生臺灣及新加坡：

(1963年12月28日，臺灣)空洞大廈，窗戶皆大開，寒氣襲人，不可支持。回家取梯，拿下厚棉被，飲烏梅酒約四、五小杯，始睡。⁴⁵

(1964年8月13日，臺灣)午餐飲酒數杯，大醉，大睡一覺起來，將亂七八糟之雜誌、報紙移度中間壁櫥之頂，一天光陰於是完畢。⁴⁶

(1965年4月29日，新加坡)謄錄詩經講義，中午大雨，氣候潤濕，余飲茅台二杯，大醉，上床睡了一覺。⁴⁷

(1965年5月14日，新加坡)昨晚臨睡，以蝦米下酒，飲茅台約二小杯，九時未到，即上床寢，今日醒來，覺得感冒已愈……⁴⁸

正如瑞爾夫所言，相似的日常生活情節，是過去經驗的仿倣複製，進而產生相似性，循環體系般出現於兩地生活事實簡單的映照中，譬如上述所記錄觀影、文人交往、旅行、教學協商、閱讀、顧佣、繪畫、縫衣、寫作等，因著相似性，距離消失了，彼與此，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它們的邊緣彼此混合，相互運動、從屬、傳遞，相似性成了雙重的，如空間和地方。相似性 (la ressemblance) 也是傅柯 Michel Foucault

⁴³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125。

⁴⁴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296。

⁴⁵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142。

⁴⁶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239。

⁴⁷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57-358。

⁴⁸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63-364。

《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提出的論點，相似性存著四種形式：適合、仿倣、類推、交感。仿倣即一種形式。傅柯認為相似性的歷史是「異」(l'Autre)與「同」(le Même)的歷史⁴⁹，是物的符號的世界，他特別強調，沒有記號就沒有相似性。⁵⁰因相似性而被看見或不被看見時，必須依靠記號逆轉，才能使內藏事物成為可見的東西⁵¹，讓事物自己有了言說性。前文我們已經舉例明證蘇雪林的星洲、臺南兩地日常生活因「感覺相似」失去了辨識性；接著本文將進一步以蘇雪林的寫作作為辨識的座標，使蘇雪林南旋星洲一切被覆蓋的符號在「看起來很像」的敘事細節裡能得以呈現意義，反過來浮凸她的跨境地方感一無地方性難以言說之幽微，就須靠記號逆轉，若論被覆蓋的符號，那麼，旅星期間發表在《蕉風》雜誌的〈觀音禪院〉最具符號性。

四、在海外：刊物・創作・新文學

梳理蘇雪林日記，她在新加坡常看與發表的新文學刊物有三種：黃崖⁵²主編的《蕉風》、朱昌雲編的《學源》、陳光平編的《恆光》。蘇雪林之在南洋某種程度激勵了當地文藝氛圍，見證了文藝刊物的風雲滄桑。譬如陳光平於蘇雪林甫到星洲即邀其為《恆光》創刊號寫稿⁵³，蘇雪林〈女詞人呂碧城與我〉便刊於《恆光》創刊號。⁵⁴

⁴⁹ 〔法〕傅柯 (Michel Foucault) 著，莫偉民譯：〈世界的平鋪直敘〉，《詞與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頁 22-60。

⁵⁰ 〔法〕傅柯著，莫偉民譯：〈世界的平鋪直敘〉，《詞與物》，頁 35-37。

⁵¹ 〔法〕傅柯著，莫偉民譯：〈世界的平鋪直敘〉，《詞與物》，頁 37。

⁵² 黃崖本名學名黃約翰，馬來西亞華人，生於廈門。20 世紀 50 年代末自香港南來吉隆坡，先後擔任《蕉風》、《星報》、《學生週報》編輯。1962 年指導《新潮月刊》、《荒原月刊》《海天月刊》等。創作甚豐，出版有長篇小說《紫藤花》、《山村煙霧》、《吉隆坡的雨季》、《金山溝的哀愁》等。

⁵³ 蘇雪林 1964 年 9 月 20 日記：「廣東人陳光平先生來訪，云將辦一大型刊物，拉余撰稿，文字債到了南洋竟逃不脫，亦頗可怪！」見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 257。另 1964 年 9 月 27 日記亦寫：「陳光平先生昨日上坡索稿，若數日內不交卷，恐又來索，將魏風伐檀注畢，即開始撰南遊雜記，文思殊不活潑，亦以無話可說故也。」見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 261。

同期刊有日後新加坡作家協會會長黃孟文〈宋代小說概論〉、新加坡義安學院中文系教授巴壺天〈寫給一個出國如出家的友人〉，不謂不慎重。《恆光》第 2 期又刊了蘇雪林〈離騷新詁〉⁵⁵，《恆光》出版兩期即無動靜，直到 1966 年 7 月推出第 3 期後即無下文，《恆光》出刊可見蘇雪林的南洋文學活動針對性。此外，這段時期，蘇雪林有以信件形式討論呂碧城的〈女詞人呂碧城與我〉，刊於《學源》⁵⁶以及古體詩〈獅城寄瓊瑤女士〉刊《眉林》。⁵⁷這些不同文類的作品反映了南大期間蘇雪林的創作多元，而其中最重要的創作，當屬刊在《蕉風》的〈觀音禪院〉。⁵⁸

〈觀音禪院〉刊於 1965 年 2 月出版的《蕉風》第 148 期，同期還有謝冰瑩散文〈熱〉、孟瑤長篇連載《太陽下》、郭嗣汾〈願望〉及香港南來作家李輝英短篇小說〈綠湖石屋〉和新生代旅美作家叢甦〈斜坡〉、劉大任〈溶〉、陳秀美（陳若曦）中篇小說〈湖畔〉等，文風薈萃。並列上述作家，蘇雪林就像文人對文章排序的重視，譬如〈關於詩經的常識和研究〉之刊《蕉風》⁵⁹，她的反應是：「余之詩經研究刊於第一篇，總算難得。」⁶⁰除此，她在星洲期間適逢 1965 年 11 月號《蕉風》十周年紀念特輯，內容有張愛玲〈三美團圓〉⁶¹、聶華苓〈晚餐〉、於梨華〈她的選擇〉、白先勇〈入院〉等，可謂陣容龐大，老中青三代作家作品在海外同台，擴大了文學

⁵⁴ 蘇雪林：〈女詞人呂碧城與我〉，新加坡《恆光》創刊號（1964.11），頁 26-27。

⁵⁵ 蘇雪林：〈離騷新詁〉，新加坡《恆光》2（1964.12），頁 64-90。

⁵⁶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 290。

⁵⁷ 女作家瓊瑤（本名陳喆）為蘇雪林老友陳致平女兒，陳致平時在南大任教，瓊瑤 1964 年 1 月 21 日赴星探父母，與蘇雪林見面。蘇雪林喜愛瓊瑤小說，曾寫評論〈永遠莫放下你這支筆，瓊瑤！〉，見蘇雪林：《閒話戰爭》（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1980），頁 124-132。但誠如蘇在日記第五冊（頁 398）所言：「余對於評論文學素不擅長，今想批評一代天才如瓊瑤者，其難於操筆可想而知矣。」通篇流於一面倒的歌頌，充滿少女對浪漫愛情的嚮往。此外寫瓊瑤還有古詩〈獅城寄瓊瑤女士〉：「絕代才華陳鳳凰，寶刀出治已如霜，白詩搜訪來胡賈，左賦傳鈔遍洛陽，自古文章有真價，豈因群吠損毫芒，客窗快讀三千牘，貯待新編再舉觴，喜摩老眼看英才，海外相逢亦快哉，賢母今朝常接席，雲鴻他日盼重來，華年卓就人爭羨，慧業前生世共清，寰宇文壇無我份，盼君彩筆一爭回。」十足小粉絲模樣。摘錄自蘇雪林 1965 年 8 月 4 日日記，見《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 402。

⁵⁸ 蘇雪林：〈觀音禪院〉，馬來西亞《蕉風》148（1965.2），頁 4-7。

⁵⁹ 蘇雪林：〈關於詩經的常識和研究（上）〉，馬來西亞《蕉風》156（1965.10），頁 4-8。

⁶⁰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 439。

⁶¹ 轉載張愛玲 1957 年 1 月 20 日在夏濟安臺北主編的《文學雜誌》第 1 卷第 5 期《五四遺事——羅文濤三美團圓》。

的想像，勾繪難得的文學盛世，值得深入研究。可惜隨著《蕉風》1999年停刊，此文風織錯的南洋文學華麗圖案，不免就此淡出。

《蕉風》於1955年11月10日在新加坡創刊⁶²，剛開始為半月刊，封面標榜「純馬來西亞文藝半月刊」，但若論最關鍵性的改版則是1959年四月號第78期，〈改版的話——兼論馬華文藝的發展路向〉標誌馬華文學的場域擴大及深化：

時至今日，中華文化南下伸展，在「海外」已形成了三大重鎮：一是臺灣，一是香港，一是星馬。……新的土壤卻賦予它新的生機，……《蕉風》的這次改版，便更加強調的標誌著上述的意義與路向。⁶³

是在這個基石上，《蕉風》成為臺灣、香港、星馬作家創作新文藝的沃土，亦成為臺灣作家的另一種選擇。⁶⁴綜言之，大陸自1949年鎖國，香港毗連大陸，左右競逐，文學發展空間複雜狹仄，位處星馬的《蕉風》相對園地開放，可以引介大量臺灣作家，蘇雪林文章無論新舊體皆受此刊物包容重視⁶⁵，她的五四文學背景頗多助益，然蘇雪林較多在《蕉風》發表學術文章，雖突出了《蕉風》的兼儲風格，但也說明了蘇雪林新文學創作今不如昔。實則這亦反應在她的教學功過上。蘇雪林初臨南大中文系主任是張瘦石，文學院長先是王德昭，卸任後饒餘威接任。蘇雪林與南大學生接觸並不熱衷，初起學生訪問邀約一定頻繁⁶⁶，對此，她自有看法：「孟瑤帶了四位南大中文系卒業女生及一助教來見我，談了一陣別去，又有朱周二男生（皆三年級）來訪，一談竟談了二小時。南洋學生甚熱情，不甚注重時間觀念。」⁶⁷可以說，

⁶² 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獨立，《蕉風》遷至吉隆坡出版。1999年2月《蕉風》出版第488期之後，宣布停刊。2002年12月14日，南方學院馬華文學館接管《蕉風》正式復刊，改為半年刊。復刊號的執行編輯為許維賢（筆名翁弦尉）。

⁶³ 本社：〈改版的話——兼論馬文藝的發展路向〉，《蕉風》78（1959.4），頁3。事實上《蕉風》的編輯理念創新多元，早在1957年5月卷首語〈一張新的菜單〉即闡明《蕉風》一直做著馬來西亞的文藝拓植工作，但亦反思「一地的文化提高不能只靠關起門來埋首苦幹，也應該吸收外地的精華。」見《蕉風》37（1957.5），頁4。

⁶⁴ 楊宗翰：〈馬華文學在臺灣〉，《文訊雜誌》229（2004.11），頁67。

⁶⁵ 連蘇雪林古典詩研究〈李義山詞的詩色〉也刊於馬來西亞《蕉風》152（1965.6），頁4-5。

⁶⁶ 1964年9月21日蘇雪林剛抵南大，日記有「中文系學生來信，想邀我參加七時半聯歡會，未去。」見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258。

⁶⁷ 見1964年10月4日記，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265。

蘇雪林與中文系、學生的互動並不多，唯曾參加中文系八周年紀念⁶⁸，及南大第六屆畢業典禮。⁶⁹

要知道，南大學制為春季始業，蘇雪林是下學期的9月11日抵達，已過開課期限，她的處境的確尷尬，勉強安排後，開授《詩經》之前為高鴻縉的課，另一課《孟子》，亦非所專。越年蘇雪林早早於1965年1月19日便向南大文學院長王德昭表示要開《詩經》、《楚辭》、《史記》、《文選》，每門二小時，一周共八小時。⁷⁰及至1965年3月新學年上課前，蘇雪林又表示不想教《文選》、《史記》，有意教華文，王德昭告以《史記》必開⁷¹，哪知《史記》並無學生選，另開《論語》⁷²，之後《論語》亦無學生選，王德昭回頭要求蘇雪林授基本華文：

王德昭不懂文學，余再三與言，總是不聽，……王想余教基本華文，每周四小時，作文二小時，余當然不願。⁷³

基本華文即現代文學，但蘇雪林已開《詩經》、《孟子》、《楚辭》⁷⁴，再加華文課程，時數超過，蘇雪林當然不願意：「天下豈有如此交易？」⁷⁵簡言之，蘇雪林最終並未開華文課程，開課的周折在在反映出其教學協商之不順。比較蘇雪林在南大計開三門課，《詩經》、《孟子》、《楚辭》，皆古文。相對凌叔華在南大教授「新文學研究」、「新文學導讀」、「中國語法研究」、「修辭學」⁷⁶的側重新文學，同樣身為五四作家，蘇雪林明顯無涉新文學。

相反，根據南大凌叔華教過的學生駱明所記，當時學生對五四文學思潮頗多嚮往⁷⁷，這在五四作家凌叔華身上可見，凌上課語調低、音量小，並不吸引人，但她

⁶⁸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274。

⁶⁹ 見1965年3月30日日記，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45-346。

⁷⁰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16。

⁷¹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41。

⁷²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51。

⁷³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57。

⁷⁴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53。

⁷⁵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341。

⁷⁶ 衣若芬：〈南洋大學時期的凌叔華與新舊體詩之爭〉，《新文學史料》1（2009.2），頁49。

⁷⁷ 同樣的根據蘇雪林臺北師大時期學生馬森、吳嶼表示，蘇雪林1952-1956在師大教書期間，他們對

的文藝評論課、熱心鼓勵學生寫作並推動學生組「南洋大學創作社」作為深受學生肯定。⁷⁸反觀蘇雪林南大開課過程與她 1930 年代武漢大學教授新文學課程往事簡直如同複製：

（武漢大學）文學院長對我說：沈從文曾在武大教這門課，編了十幾章講義，每章介紹一個作家。那講義編得很好，學生甚為歡迎。……像沈氏這樣一個徹頭徹尾吮五四法乳長大的新文人，教這門課尚不能得心應手，又何況我這個新不新、舊不舊的「半吊子」？⁷⁹

蘇雪林顧慮新文學教授困難或許不無道理，她提出當時距五四運動僅 12、3 年，史料貧乏不成系統，且作家仍續發展中，想編個「著作表」都難，最難的是世變下的文學團體派別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左翼聯盟、語絲派、新月派等山頭林立，各擁作家，思想、動靜如「風中翻滾的黃葉」難以捕捉定位。⁸⁰蘇雪林推辭不掉，唯有著手編講義，和沈從文以作家為主不同，蘇雪林分新詩、散文、小說、戲劇、文評五種文類編纂。講義第一章即自創「刀筆文法」、「屠戶文化」批左派形象。⁸¹自云教了新文學，對魯迅的觀察才能「如此透徹、深刻」，埋下「反魯」的種子。蘇雪林的新文學心事是複雜的，她曾言報刊邀稿「總是關於過去文壇的一些故事」⁸²，蘇雪林只好從武大的舊講義加以鋪陳交差，日後結集出書《文壇話舊》，銷售超過其他著作，而她任教的學校學生不斷要求她開新文學課程，她以資料難求，總是「毅然拒絕」：

但人家既由於誤解：把我當成一個新文學專家，又覺得我擁有一座新文藝資料寶庫，不公開出來，就是對讀者不起。這種莫名其妙對我的高估，真使我

新文學課十分嚮往，甚至進師大就因慕蘇雪林文名，但當時新文學課只有謝冰瑩開「新文藝習作」、「文學批評」等課程，蘇雪林未開新文學課程。

⁷⁸ 駱明：〈三十年懷想——悼凌叔華老師〉，收入劉森發等編：《南大第一屆（1959）中文系紀念文集》（新加坡：南大第一屆中文系，1999），頁 249-254。

⁷⁹ 蘇雪林：〈我的教書生活〉，收入氏著，陳昌明主編：《擲鉢庵消夏記——蘇雪林散文選集》，頁 95。

⁸⁰ 蘇雪林：〈我的教書生活〉，收入氏著，陳昌明主編：《擲鉢庵消夏記——蘇雪林散文選集》，頁 96。

⁸¹ 蘇雪林：〈我與五四〉，《蘇雪林作品集·短篇文章卷第二冊》（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2006），頁 141。

⁸² 蘇雪林：〈自序〉，《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3），頁 4。

有受寵若驚之感。⁸³

這就聯繫到蘇雪林拒絕開新文學課程的理由，及〈觀音禪院〉創作的底蘊。

五、魔怪偽經與正統真經：〈觀音禪院〉與《西遊記》

〈觀音禪院〉改寫自《西遊記》第十六回「觀音院僧謀寶貝／黑風山怪竊袈裟」。蘇雪林擬仿此回，不是不知有更高層次的表現手法，但與劉心皇筆戰，蘇雪林再讀小說別有他悟，頗有一種莫明的危機感：

看西遊記觀音院一節，此章固可敷衍為一篇寓意小說，然今日危機四伏，稍一不慎，即有殺身之禍，我使命重大，尚須留一身以肩負，不值得為一時意氣，斷送於奸匪之手。⁸⁴

身為白話文學的先行者，蘇雪林自言林紓是最初的文學導師，所外譯法國作家小仲馬（Dumas fils）《茶花女遺事》（*La dame aux camélias*）、英國作家哈葛德（Haggard）《迦茵小傳》（*Joan Haste*）等作品，使她產生了阻遏不住的創作衝動⁸⁵，早年她寫日記、小說，皆採文白夾雜的「林紓體」⁸⁶，一直到進入北京高等女子學院，才真正脫離文言用白話寫作。處古典與新文學交接時期，蘇不諱言她的白話根柢來自《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⁸⁷，傳統與現代創作手法揉合最是刺激她的創作慾，〈觀音禪院〉便具有這樣的套式，即脫胎自古典小說，又如她所言是篇西方象徵筆法之寓意小說，怎麼寫，旁人無由置喙，但蘇雪林意識形態先行，小說又非原創，藝術性注定不高，要藉寓意達到「勸戒」之效恐適得其反，蘇雪林選擇

⁸³ 蘇雪林：〈自序〉，《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頁 5。

⁸⁴ 蘇雪林 1964 年 1 月 22 日記，見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 154。

⁸⁵ 蘇雪林：〈我最初的文學導師〉，《我的生活》，頁 73-78。

⁸⁶ 蘇雪林：〈卅年寫作生活的回憶〉，《我的生活》，頁 145。

⁸⁷ 蘇雪林：〈卅年寫作生活的回憶〉，頁 146、152。

「海外放火」說明意不在小說藝術性，主要訴求「讀者自知」⁸⁸，但資訊不流通的年代，星馬讀者對她與劉心皇事件不明就裡難以企及，加以冀望回燒臺灣的層層疊疊因素，反而落到小說主題語焉不詳。

有趣的是，因著新舊文學之爭，蘇雪林的文學啟蒙者林紓當年寫〈荊生〉、〈妖夢〉⁸⁹分別影射胡適、蔡元培等新文學領袖，甚至把蔡元培取名「蔡大龜」引發批評，林紓迅速發表〈林琴南再答蔡子民（元培）書〉向蔡元培公開道歉。蘇雪林當年也認為林紓寫〈荊生〉、〈妖夢〉是槍法大亂，仗已打輸。⁹⁰輪到她寫〈觀音禪院〉，雖然不像〈荊生〉、〈妖夢〉以妖魔鬼怪喻人，但不無借鏡成分。事實上，這不是蘇雪林第一次以神話題材寓意現實政治，1962年新版《天馬集》即加收以希臘神話為題材所寫的〈月神廟之火〉，序文中說明：「左派文人既以天神象徵共產主義的仇敵，本書當然要一反其道而行之。」換言之，蘇雪林是以天神象徵「自由民主的一方面，魔鬼則代表極權獨裁的一方面。」⁹¹日後她進一步在《浮生九四》談到具有希臘神話色彩的〈月神廟之火〉：「與我後來在星加坡所寫〈觀音禪院〉合著，若知〈觀音禪院〉寓意為何，便可知這篇〈月神廟之火〉寓意為何。」⁹²顯然蘇雪林在乎的是「寓意」，〈月神廟之火〉寫希臘本島因人口繁衍迅速，不得不在海外另覓殖民地，作為發洩的尾閘，易弗所成為附屬之小島，移民到易弗所的希臘人崇敬月神狄安娜（Diana），便鳩工庀材建造狄安娜神殿，歷時一百二十年終於落成，與巴比倫空中花園等並列世界七大奇景，但月神廟後來卻一夕之間成為灰燼，被一名叫伊洛特拉的人縱火毀滅，伊洛特拉無德無才心魔附身，放火燒了神殿，無非盤算好名惡名，後世後代談論月神廟必會提到他。海外另覓殖民地、無德無才伊洛特拉、燒毀精神象徵神殿只為青史留惡名，如此寓意呼之欲出，依樣複製到〈觀音禪院〉，處偏隅邊

⁸⁸ 蘇雪林：〈赴星洲任教南大〉，頁 222。

⁸⁹ 二文分別在 1919 年 2 月 17 日至 18 日、1919 年 3 月 19 至 23 日發表在上海《新申報》。

⁹⁰ 蘇雪林：〈我的學生時代〉，《我的生活》，頁 103。

⁹¹ 蘇雪林這樣的論點背景來自大陸易手前，她目為的左派作家如鄭振鐸曾寫了一系列取希臘神話加以改作的「取火者的逮捕」，小說寓意了作者的人生哲學政治觀點之作，作品以天神代表資本主義政治社會，有所貶詆。見蘇雪林：〈《天馬集》自序——談希臘神話〉，《聯合報》6 版（聯合副刊），1957 年 11 月 16 日。

⁹² 蘇雪林：《浮生九四》，頁 239-240。

陞非正宗的觀音禪院毀於大火，亦是自家僧侶不安好心失手所致，最後落得殺佛見佛，惹火上身。〈月神廟之火〉、〈觀音禪院〉一取材西方神話故事，一擬仿中國長篇經典章回小說鋪陳，敘事手法皆夾議夾敘賦予神話以現實任務。

〈觀音院僧謀寶貝黑風山怪竊袈裟〉主述三藏、孫行者師徒二人往西天雷音寺拜佛求經路過觀音禪院，禪院老院主已 270 歲，見三藏難得自上邦來，但求一開眼界：「可有甚麼寶貝，借與弟子一觀？」孫行者：「師父，我前日在包袱裡，曾見那領袈裟，不是件寶貝？拿與他看看如何？」眾僧聽說袈裟，一個個冷笑。擡出十二櫃袈裟一件件抖開觀看。果然是滿堂綺繡，四壁綾羅。輪到孫行者解開包袱，取出袈裟，抖開時，「紅光滿室，彩氣盈庭。」老僧向三藏借看一宵，對著弟子：「若教我穿得一日兒，就死也閉眼，也是我來陽世間為僧一場。」弟子獻策把禪堂燒了，永遠留下袈裟，哪知孫行者揭穿詭計，上天借來辟火罩，罩上借住的禪堂，且吹一口氣，火勢轉向禪院，袈裟被黑風山怪趁亂竊走，有詩為證：

路逢異國愚僧妒，全仗齊天大聖威。火發風生禪院廢，黑熊夜盜錦襪衣。⁹³

〈觀音禪院〉則將袈裟置換為經文，觀音禪院院主老和尚迎中土路過的唐三藏，因流入中國的經典寥寥數部，三藏深思：「同一經文，為了翻譯的人理解相異，經文主旨也就隨之而遷。」⁹⁴解釋既各隨私意，經文意義就有了偏差，受欽命也是使命，前往天竺靈鷲山雷音寺求取真經，老和尚聞言深受感動，激出求法的心願：

大師，不瞞你說，我這裡屬於西番哈嘍國，距離大唐邊界不遠，所有經典、儀式、戒律原從中土傳來。你說你們那裡經典多有舛誤，不用說，我們這邊更甚了。唸誦偽經，不但毫無功果，而且大有罪孽，這卻如何是好？大師，我意欲屈留你的大駕在敝寺多留幾日，我想舉行一個辨經大會，……順便將錯誤遺漏的經文訂正。⁹⁵

小說意涵非常清楚，劉心皇以文壇辨偽質問蘇雪林，她以「辯經」力澄文學正統及中土「將錯誤遺漏的經文訂正」自胡適以降及於追隨者如她之深意駁反，院主一番

⁹³ 明·吳承恩：《西遊記》（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83），頁 154。

⁹⁴ 蘇雪林（海雲）：〈觀音禪院〉，頁 4。

⁹⁵ 蘇雪林：〈觀音禪院〉，頁 5。

良意，卻被即將接棒的副院主否定：

我們的經典傳自中土，淵源久遠，闔寺僧眾，自幼諷誦熟悉，一旦更正，談何容易？何況我們替善信做法事，用的是這種經典，……現在卻說這些經典是錯誤的，是毫無用處的偽經，人民豈不是說我們欺騙了他們，……就是錯，也只將錯就錯到底，不讓他們知道才是正理。⁹⁶

副院主說得理不直氣壯，以偽亂真，不外自保切身利益，也耽心外敵環伺：「禪院正西二十里那個黑風山住著一夥魔怪，只想併吞我們，我們正旦夕防禦之不暇」⁹⁷，地處劣勢、身為佛門弟子不思強化反而大開殺戒放火燒三藏，虧得孫行者機靈和三藏從後門逃走，當夜天氣忽變，狂風大作引發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燒了自家禪院。左右、文學正統寓意不言自明，而正、邪交戰的結果：

此刻風大，我看整個觀音禪院都保不住了。世間那有在自家屋裡放火燒人之理？這叫做「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哈哈，哈哈！⁹⁸

如此鋪述，藉機反諷自證，蘇雪林不無自度度人心態，然既少了哀矜之心，亦顯得藝術手法左支右絀，遑論蘇雪林曾在完稿後將小說給知情的南大友人郭昌鶴和孟瑤看，兩人皆說「不可發表」⁹⁹，小說過了兩個月仍刊登，蘇雪林執意若是，端得是「槍法大亂」，不免無趣。

六、小結：客鄉久作故鄉待

更無趣的是，1966年2月26日得知南大不續聘，蘇雪林唯有倉促返臺，年近耄耋：「從此與星洲一別，再來無期，亦無三宿空桑之戀，蓋南大對我印象欠佳故也。」¹⁰⁰

⁹⁶ 蘇雪林：〈觀音禪院〉，頁5。

⁹⁷ 蘇雪林：〈觀音禪院〉，頁6。

⁹⁸ 蘇雪林：〈觀音禪院〉，頁7。

⁹⁹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頁299-300。

¹⁰⁰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五冊）》，頁28。

她在星洲度過兩個歲末，以古體詩〈獅城歲暮感懷〉抒情，頭尾兩段一感傷身在異鄉，祈願姊姊健康，另一指涉了遠離文壇爭紛情狀：

客鄉久作故鄉待。又挾琴書別客鄉。不任青蠅汙白壁。肯搔華髮走炎方。卅年憂國曾何補。萬里飄蓬不自傷。但祝女嬃無恙在。太平猶待共扶持。

浮海南來歲欲芬。耳邊今已絕鴛鴦。不信群鷺爭餘食。自有名山可策勳。雲夢尚堪吞八九。雞蟲那更較紛紛。年來世慮都消盡。只顧餘生事典墳。¹⁰¹

客鄉久作故鄉待，地方感建立過程，客鄉—故鄉果然一逕相似到底，無地方性，一味耽溺「不任青蠅汙白壁」、「不信群鷺爭餘食」執念而不可拔。

本文梳理蘇雪林跨境之作〈觀音禪院〉，意不在批評，主要探究其南洋移動與劉心皇筆戰事件衍生的創作衝動如何連接星洲成為跨境文學現場。說來蘇雪林從未放棄實踐人生與文學的熱情，偏偏一生流轉孤單，而南大行，原本是個轉機，遠離紛爭，與過往拉開距離才好平心靜氣內觀外視，重啟創作原初。可惜為了接濟家人及心繫筆戰，無法舒緩放鬆，落得暮年退縮海隅複製相似生活對應無力感，星洲跨境竟收束成為「最後的流離」。細究她一路走來對世事充滿意見，對一己信仰堅持往往不留後路，自絕於婚姻情感，幾次跨境的背後都有一個事件，這也使得她費了不少心思力氣在筆戰，不僅分散了對創作和研究的動能，亦狹窄了視角，或者這正是她在《棘心》之後無法再有突破的原因，這對蘇雪林、文壇、學術研究都是很可惋歎之事。

¹⁰¹ 蘇雪林：〈獅城歲暮感懷〉，《燈前詩草》（臺北：正中書局，1982），頁120-121。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一) 蘇雪林作品

蘇雪林：〈《天馬集》自序——談希臘神話〉，《聯合報》6版（聯合副刊），1957年11月16日。

蘇雪林：〈女詞人呂碧城與我〉，新加坡《恆光》創刊號（1964.11），頁26-27。

蘇雪林：〈離騷新詁〉，新加坡《恆光》2（1964.12），頁64-90。

* 蘇雪林：〈觀音禪院〉，馬來西亞《蕉風》148（1965.2），頁4-7。

蘇雪林：〈李義山詞的詩色〉，馬來西亞《蕉風》152（1965.6），頁4-5。

蘇雪林：〈關於詩經的常識和研究（上）〉，馬來西亞《蕉風》156（1965.10），頁4-8。

* 蘇雪林：《我論魯迅》，臺北：文星書店，1967。

蘇雪林：《我的生活》，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

蘇雪林：《蘇雪林自選集》，臺北：黎明文化出版，1975。

蘇雪林：《閒話戰爭》，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

蘇雪林：《燈前詩草》，臺北：正中書局，1982。

*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3。

* 蘇雪林：《浮生九四》，臺北：三民書店，1991。

*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出版組，1999。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短篇小說卷第二冊》，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2006。

蘇雪林著，陳昌明主編：《擲鉢庵消夏記——蘇雪林散文選集》，臺北：印刻文學生活誌出版社，2010。

(二) 其他

明·吳承恩：《西遊記》，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83。

二、近人論著

- 本社：〈改版的話——兼論馬文藝的發展路向〉，《蕉風》78（1959.4），頁3。
- * 衣若芬：〈南洋大學時期的凌叔華與新舊體詩之爭〉，《新文學史料》1（2009.2），頁48-57。
- 成功大學主編：《慶祝蘇雪林教授百齡華誕專集》，臺南：成功大學中文系，1995。
- 胡丹、樓寧：〈一位謹慎、務實的批評者——胡適媒介批評話語實踐與思想特色〉，《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jour.cssn.cn/xwcbx/xwcbx_xws/201312/t20131218_912013.shtml（2014年10月8日上網）。
- * 許文榮：〈馬華文學中的三位一體：中國性、本土性與現代性的同構關係〉，收入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主編：《馬華文學與現代性》，臺北：秀威資訊公司，2012，頁19-50。
- * 張錦忠：〈文化回歸、離散臺灣與旅行跨國性：「在臺馬華文學」的案例〉，收入張錦忠、李有成主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0，頁537-555。
- 張錦忠：〈文學離散與馬華文學的寫實主義〉研究計畫（2006.9-2007.12）摘要。
<https://www.google.com.tw/webhp?sourceid=chrome-instant&ion=1&espv=2&ie=UTF-8#q=%E5%BC%B5%E9%8C%A6%E5%BF%A0++%E6%96%87%E5%AD%B8%E9%9B%A2%E6%95%A3%E8%88%87%E9%A6%AC%E8%8F%AF%E6%96%87%E5%AD%B8%E7%9A%84%E5%AF%AB%E5%AF%A6%E4%B8%BB%E7%BE%A9>（2014年10月7日上網）。
- 楊宗翰：〈馬華文學在臺灣〉，《文訊雜誌》229（2004.11），頁67-72。
- * 劉心皇：《從一個人看文壇說謊與登龍》，臺北：自印，1963。
- 駱明：〈三十年懷想——悼凌叔華老師〉，收入劉森發等編：《南大第一屆（1959）中文系紀念文集》，新加坡：南大第一屆中文系，1999，頁249-254。
- 編者：〈一張新的菜單〉，新加坡《蕉風》37（1957.5），頁4。
- * 蘇偉貞：〈不安、厭世與自我退隱：南來文人的香港書寫——以一九五〇年代為考察現場〉，《中國現代文學》19（2011.6），頁25-54。
- 〔法〕傅柯著，莫偉民譯：《詞與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

〔英〕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I Lo-Fen, "Nan Yang Da Xue Shi Qi de Lin Shu-Hua yu Xin Jiu Ti Shi zhi Zheng," (Ling Shu-Hua in the Period of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Debate between Classical Poetry and New Poetry)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New Literature* 1 (February 2009), pp. 48-57.
- Liu Xin-Huang. *Cong Yi Ge Ren Kan Wen Tan Shuo Huang yu Deng Long* (Lies in Literature), (Taipei: self-published, 1963)
- Su Hsueh-Lin, "Guan Yin Chan Yuan," (Kuan Yin Temple) *Chao Foon Monthly* 148 (February 1965), pp. 4-7.
- Su Hsueh-Lin, *Wo Lun Lu Xun* (My View of Lu Xun), (Taipei: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1979)
- Su Hsueh-Lin, *Zhong Guo Er San Shi Nian Dai Zuo Jia* (Chinese Writers from the 1920s and 1930s Line), (Taipei: Belle-Lettres Publisher, 1983)
- Su Hsueh-Lin, *Fu Sheng Jiu Si* (Life Ninety-Four), (Taipei: San Min Book Co. Ltd, 1991)
- Su Hsueh-Lin, *Su Xue-Lin Zuo Pin Ji Ri Ji Juan* (The Diary of Su Hsueh-lin), (Tainan: Publication Section,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999)
- Su Wei-Chen, "Bu An, Yan Shi yu Zi Wo Tui Yin: Nan Lai Wen Ren de Xiang Gang Shu Xie, Yi Yi Jiu Wu Ling Nian Dai Wei Kao Cha Xian Chang,"(Insecurity, Pessimism, and Reserve: How the 1950s Literati from Mainland Write Hong Ko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 (Jun 2011), pp. 25-54.
- Tee Kim-Tong, "Wen Hua Hui Gui, Li San Tai Wan yu Lv Xing Kua Guo Xing: Zai Tai Ma Hua Wen Xue de An Li," (Cultural Return, Diaspora in Taiwan, and Traveling Transnationalism: Mahua Literature in Taiwan), in *Diaspora and Homeland Imagination: Essay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eds. Yu-Cheng Lee and Tee Kim Tong (Taipei: Asian Culture Publishing, 2010), pp. 537-55.
- Xu Wen-Rong, "Ma Hua Wen Xue zhong de San Wei Yi Ti: Zhong Guo Xing, Ben Tu Xing yu Xian Dai Xing de Tong Gou Guan Xi," (Trinity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among Chineseness, Locality, and

Modernity), in *The Modernity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ed. Federation of Alumni Association of Taiwan Universities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2012), pp.19-50.

